

冷 風 編

武 俠 業 論

慈 廣 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复印

封面设计 王显宗

封面题字 承名世

武侠丛谈

冷风编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秀书屋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1/4 铅页 1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ISBN 7-80569-079-0 / K·9

定价 2.80 元

序

童子於古書無不喜史記。於史記無不喜游俠刺客諸傳。讀荆軻信樊將軍頭白衣冠悲歌渡易水。非甚齷懦。必愕眙震越。慷慨之氣現於眉間。是可知勇爲達德。實與有生以俱來也。太史公曰。文之敝。小人以僥。鄭訓僥。苟習文法。無憚誠也。而中國古號文勝。清之季世。教化不修於上。風俗媿薄於下。父兄懼子弟或觸世網。抑勒之。挫折之。稍長。與世交接。徑途而行。又動輒得咎。不如詭遇之。有所弋獲。於是戕賊杞柳。同流合污。所謂苟習文法。無憚誠者。非耶。一旦遇歐人。相形見绌。則羣相非笑。曰。中國人。豈不悲哉。余服膺史記。又丁此文敝之世。史公不可幾。則竊取史公之意。以爲小說。私意欲救僥以武也。兒女英雄傳。小說之談武俠者也。兒時讀書村塾。夏夜納涼。嘗爲田舍郎道十三妹事。聽者眉飛色動。雖詞俚意淺。而通俗達下。則爲高文典冊所勿如。意頗自信。以爲小說可爲。易能。而又有功。今輯是編。猶斯意也。或曰。今日以往。爲科學時期。書中所言。多荒誕不中理。類神話。毋乃不可。曰無傷也。齊莊避螳臂。勾踐式怒蛙。史冊美之。乃若其事。不已儻乎哉。吾子亦毋以詞害意可。

耳。且天下之理亦贍矣。眼前事物。卽而窮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吾儕於拳藝。未嘗學問。於所不知。闡疑可也。抑世傳武當少陵兩派。見於志乘。天下之大。必猶有祖述而傳習之者。有能起而正。是編之謬者乎。是則筌蹄之用。又安可棄也。民國五年月日武進惲樹玆。

跋

技擊者。蓋古兵家者言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班孟堅論次兵書五十三家。技巧十三家與焉。齊人隆之。孫卿謂之亡國之兵。此自推論仁義之無敵耳。究之齊蔚爲霸國。蘇季子謂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未必非隆技擊之效也。太史公論列五方民俗。至謂臨淄之俗。勇于持刺。爲大國之風。不其然哉。輓近吾國震於槍礮火器之致遠。謂非肉薄所能爲功。至薄固有之。武術爲不足事。然吾聞日本有所謂柔術者。游東瀛者初見之。以爲近於中國江湖賣解者流。未之奇也。而彼里人士乃尊之爲武士道。迨日俄之役。兩軍相見。日軍往往肉薄陷敵陣以奏膚功。於是柔術之效大著。而世之議者。乃知中國之伎擊爲不可廢也。抑吾徒有游於瑞典而歸者矣。謂瑞典雖弱小。然其人剛猛好戰。雖虎狼之俄猶畏之。其教戰也。所練者騰高距遠之法頗多。惟刀劍擊刺之法。使兩人對習。偏身相向。首冠鐵絲籠。而手臂韁以重革。以防創傷。各執軍器直刺。如中國古劍術焉。此其視中國之伎擊。有以異乎否乎。乃世之柄兵者。不察。不自知。

崇固有之國粹。徒思數步邯鄲。冀欲丐他人餘瀝以自潤漑。是其捨己田而他芸。雖謂之大惑不解。不爲過也。吾嘗讀某報載皖人某。嘗獲師承而精於武術。貧不自存。思以術授徒糊口。顧國人無應者。有英國教士見而奇之。謂曰。汝能隨吾往倫敦乎。月數百金。不難致也。其人謝曰。吾受業於吾師。嘗承師之戒矣。吾師戒曰。慎轉授人。非其人尤勿授也。汝乃欲予傳術於外國耶。且吾習聞師說。苟業成而貧困不聊生者。寧爲盜以自給。毋鬻術以爲食也。嗚呼。彼桓桓者。寧非國家干城之選。乃不能爲國家捍力邊圉。而資彊敵羅致其人以爲己用。在其人雖有所不忍於祖國。究之貧無以自存。終不能不自棄於爲盜。此誰之過歟。今本書所撰次爲盜者什人而伍。則皖人之言驗已。寧得謂之非有國有家者之責歟。無錫錢基博。

目錄

張大三	錢基博	一
老嫖客	錢基博	二
孫二官	錢基博	三
朱三寶	錢基博	四
鄒姓	錢基博	五
甘鳳池	錢基博	八
閩僧	錢基博	十二
某公子	錢基博	十五
秦大秦二	錢基博	十六
莫愁	錢基博	十八

武俠叢談 目錄

二

南楊北朱	錢基博	一九
范龍友	錢基博	二二
清江女子	錢基博	二三
馬永貞	錢基博	二五
堠山農夫	錢基博	二六
梁興甫	錢基博	二八
石 勇	錢基博	三〇
僧念亮	錢基博	三二
王子仁	錢基博	三三
嘉定老人	錢基博	三五
庵 人	錢基博	三六
李 漁	錢基博	三八

戴俊	錢基博	四〇
履店翁	錢基博	四一
胡邇光	錢基博	四二
白太官	錢基博	四三
禿者	錢基博	四六
三山和尚	錢基博	四六
蔣志善	錢基博	四六
潘五老先生	錢基博	四八
環秀菴僧	錢基博	四九
王遂	錢基博	五一
拳術紀聞	錢基博	五四
杜階平	杜階平	五七
游俠別傳	西神	七一

南陽女俠	指嚴	八九
拾幽并健兒事	指嚴	一一〇
砭 儂	指嚴	一二〇
行路難	蕭虛	一三七
許鏗相	秋恨	一四二
記義僕張允恭	載州	一四四
馮鐵匠	王梅癡	一四七
蔣 褚	蕉心	一五一
飛	守如	一五四
破 屋	觀奕	一五八
俠 隸	劉祺之	一六二
金溝盜俠	王漢章	一六五

曹州盜	江子厚	一七二
陳公義師徒	江子厚	一七六

武俠叢談

張大三

錢基博

無錫張大三。名定邦。嘉慶丁卯武舉人也。人以其子兄弟次居三。而軀幹偉碩異甚。身長逾六尺。巍然巨人。遂字之曰大三云。其試武闈也。方馳馬注矢。欲發。馬驟人立。大三顛而下。隨躍起。攀馬尾。超而上。瞬間。馬已近鶴。大三猝不暇挽弓。亟抽矢夾指間力撥。連發三矢。靡不洞的。主試者以下。睹其狀。一座盡驚。置高第。自是大江南北。無不知有大三者。大三亦重自負。及赴兵部試。至天津。寓一農家。其主翁白髮鑿鑿。年八九十矣。挈一幼孫侍。知客武舉人張姓。道江南來。詢曰。君張姓。又江南人。得勿識無錫張某某否。張某某神勇人也。因噴噴道。大三武闈馬射事不輟。大三心喜。欲自承。警見翁舍旁有大石礱。一徑及丈。其孫戲推之。聲隆隆。僅三匝而力已竭。翁哂謂客曰。稚子肌骨柔脆。究不濟事。老夫雖邁。猶可賣勇。起推石礱數十匝。而神色自如。大三心怯。礱製絕偉。巨恐力不任。不敢。

試。伺翁攜其孫他往。潛起推之。牢不可動。心則大駭。私念己負盛名。而不及此農家子。能與燕趙間豪傑相見角勝乎。卽日罷回南不試。心忽忽不樂。遂以灑終。

潛夫曰。吾邑嘉道間言武勇者必推四張。四張者。邦炤。邦煜。衛清。及大三四人。皆武舉人也。而大三年輩最先爲尤著。

老鏢客

錢基博

陶育臣嘗爲予言。關東巨盜。都魁悍武桀。甚非江淮間窮民迫飢寒爲盜者比也。故巨賈豪商挾貨出其地者。輒不吝厚幣。延聘護行武士。其人大率持鏢三寸許。製以精鐵。銳其末。擲擊人數丈外。無不中。世稱之爲鏢客云。老鏢客忘其姓名。挾伎走關東數年矣。所護車大小輒什伯輔計。每宿次。昧爽就道。列炬如火龍。驂馬伯數。客視轔轔盡上道已。則背負巨囊乘馬殿其後。盜睹其夥頤沈沈。知所挾攜者必不貨。欲劫取之而未悉客能。勿敢匆遽發。覩之數矣。意其背所負囊必武器也。久之。覩知客每夜宿店。視車從盡。輒獨坐出紙。雙疊而裁以指。成條。大小若不經意。然脩廣如一。隨撮置

拇指兩指間。搓之成捻。輒偶而非奇。五十偶爲一束。得再束。乃皮囊。挾之攘。如是爲常。積數什伯束。囊巨若牛腰。乃知中實無武器也。然莫測其用。一日伺道中。邀之。嘗見客手所負囊。撮兩紙捻。發聲盜。盜先登者驟僵踣。餘莫敢上。負嚮僻路走。視之。紙捻中貫兩眸子。盲矣。

潛夫曰。嗚呼。驕足不蹶于羊腸而蹶於康莊。盜明不盲於雙丸而盲於紙捻。天下之大無畏者。天下之大可畏者也。予又聞之。育臣曰。嘗訪友某輪船局。適有鏢客行道乏資。嚮索貸。見其以鏢上擲。中麻下椽頭。倒掛於其上。駢兩指逆插入計櫃洞焉。櫃故製以堅木者也。疊五十錢。以指撮其兩端。力拗之中。四十八錢碎爲半。而指近撮之兩錢。轉能完好無損。予之半銀餅。乃重取一鏢。擊前擲掛椽頭之鏢。中其柄。齊墮下。各承以一手持去。其伎亦精矣。故附記之。

孫二官

錢基博

竹塘。江陰之南鄉也。有孫二官者。富家子。少小好拳勇。閱師數矣。後遇一名師。趣去衣。裸其身。相之曰。若膊根圓而不扁形。若胸駢脅寬博。若脰強直而不撓。能習藝必精。可教也。遂教以鍊形運氣之

法。以匹布圍其少腹者再匝。緊約異甚。誠曰。此於法不得臥食離離且殆。二官謹受教。從之學。三年。每一鼓氣。能周身磊砢作塊。巨挺撲之。皆反躍。以背腹貼牆壁。能相吸緣行而不墜。師又誠曰。子伎已鮮對矣。然慎勿去汝腹布圍也。二官少年擅武伎。負氣絕矜隆。輒與人角。無能勝者。羣思有以敗之。激之曰。若誠好漢子。必鬆汝少腹布宵睡一宿。乃信汝也。二官雅自多慚。應不能貽人嗤。許之。昧旦不能興矣。急足延其師。視之。蓋腎精下注。一泄不能止而痿蹶也。師亟布氣兩拇指。上推其腹。乃已。然不能壯佼如初昔矣。

潛夫曰。師之教其弟子。乃不若紀澮子之鬪雞也。紀澮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望之似木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嗚呼。二官乃一鳴已變。而學之三年。敗之崇朝。豈非虛驕恃氣有以致之乎。可以誠矣。

朱三寶

錢基博

同治間無錫有朱三寶者名捕也。道行遇一人疑爲盜。蹤之至郊外。其人反身語三寶曰。若欲係捕我乎。三寶曰。然急側身作勢待用武。其人忽仰臥。兩足貼地。迸力疾蹤如矢。一蹤去已數丈。再三蹤。無見矣。三寶不及追而還。他日又遇其人惠山逐之。抵一谷。四面崖壁峭峙。無路行。大評逼之。曰。若將何遁。其人忽背貼崖壁間游行上昇如蛇。且昇且俛視。三寶笑曰。若胡不逐。三寶怒。拾石擲之。其人輒左右避不能中。須臾登崖遁矣。

潛夫曰。頃有盜趨捷無倫。善距躍。雖高墉危垣莫能禦。捕不獲。憤杖。一日憤焉恨盜累己杖。數且笞。無算。盜曰。毋笞。若輩不過欲懲予後勿盜耳。然笞無益。可數人挾予疾繞走室中無休。伺予足疲欲仆。驟以冷水浸吾足。足必病水腫軟癱不能踊躍如飛矣。將何恃以爲盜哉。捕如其言。後果腫不消。不能爲盜。

鄒姓

錢基博

距無錫縣五十里而南。有鄉曰新安。鄒姓者。佚其名字。鄉之人也。鄉故濱運河而居。當日河運未廢。

歲漕東南粟給京師。舳艤什伯銜接。無不出其地者。謂之南漕。漕卒夙多魁碩。怙氣力者。橫甚。一日。有一卒。挾婦人登岸游於市。市少年。譖評曰。好嬌嬈。羣謀而和之。卒慚怒。搏擗少年歸。縛舟柱。褫其衣。裸身而澆以冷水。罵曰。若欲好澆澆乎。吾茲償汝志矣。土語嬌澆二字音似也。故云。少年驟徹骨寒噤。號救不成聲。衆隨環岸觀者數百輩。羣爲不平。譁罵聲若殷雷。然無敢拯救者。卒亦應罵。益以水沃少年頂。淋漓下濡至踵。衆相顧無誰何。鄒姓適以事過之。排衆入睹狀。心則大怒。一躍登其舟。揮右肱。仆卒墮水。而用左掌力擊少年。縛柱繩。繩斷。挾少年反躍上岸。傍卒洶洶取械。逐鄒奪少年。鄒亟以付衆。揮手使速退。曰。去去。毋溷我。植立俟。一卒驟進持械。拄其胸。鄒徒手無以禦。佯爲傾跌仆地者。誘之益進。突起一足蹴之顛。乃得奪其械。與持久之。雖衆械環進如風雨。鄒常有以格之。無能損一毫毛者。然鄒用力久。少惰。而卒進者方益衆。勢不支矣。有遊僧荷擔自遠方至。覬闊目觀卒。怙衆暴寡。心不勝憤。乃捨擔。揮杖大呼入搏。與鄒并力。亟以背擊鄒。鄒亦以背應之。兩人背相合。各持械。當一面擊敵。敗走之。鄒方欲驅敵。忽覺背無所附。回視僧不見。急捨敵。覓僧已荷擔走不知何往矣。自是鄒以技擊有聞于世。然世之隆技擊者。每好角技。相凌出人上。聞鄒能甚之。輒有以嘗